

# 回憶馬君武先生

謝 康

## 名滿全國的「苦博士」

今年六月廿二日，是桂林馬君武博士九十六歲冥誕。

君武先生的苦學成名，早為世人所共知。王成聖教授所作的「馬君武文采風流」（見中外圖書出版社傳記精華第二輯），寫他的生平成就及風流韻事，生動活潑，傳神阿堵，讀過的都可了解他的一生經歷，如見其人，可供談助之處也甚多。但是，我現在在一個廣西同鄉和後進學者的資格，來敘述鄉先賢而兼先達的馬君武博士的故事軼聞，則以我所親見親聞，也就是我所認識的馬博士為範圍，這自然和成聖兄所寫的不大一樣，也儘量避免重複或雷同。從前韓昌黎說過：「從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文抄公」是我所不願學的，至於必要時引用君武先生本人的說話，那又當別論了。

話說我年幼時聽到馬博士的大名，那是民國元年他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的時候。那時我開始讀舊制中學一年級，看到廣西省教育廳出版的一本「教育雜誌」，其中有一篇連載的富有啓發性和教育性的傳記小說，題名「苦博士」

，所寫的就是馬氏少年時刻苦求學、奮鬥成功的故事。那時他不過三十出頭，但是，已經名滿中國。對於一般中小學生，尤其是就清寒家庭的子弟來說，他更是我們大家所仰慕的對象。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民國九年冬天，他和鄧家彥先生在廣州主持改造廣西同志會開成立大會的時候。此時正是 國父孫公命令粵軍由福建漳州班師回粵，驅逐桂軍將領廣東都督莫榮新部隊回桂，而廣西全省尚未平定，仍由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莫榮新、沈鴻英的軍隊所控制，雖則桂系領袖岑春煊（雲階）在國會議員臨時集會於雲南昆明以後，已經通電下野，不再過問政治了。但陸老帥榮廷則正在勾結北方政府，由徐世昌任命他為粵邊防務督辦，譚浩明為廣西督軍，事實上和 中山先生回粵後恢復軍政府的革命勢力，成為對抗的局面。這時中國國民黨廣西支部的負責人，為馬君武、鄧家彥、蒙民偉、周公謀諸同志，留學廣州專上學校的廣西籍學生傾向國民黨的似乎很多，如甘乃光、蒙卓凡、蘇民、葉光璽、裴邦燾等。我這時正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唸書，由柳州同鄉周公謀的介紹，隨着同學們由小東門文明路到東堤廣西新會館，參加改造廣西

同志會，這個會實際上就是國民黨廣西支部的外圍組織，大概是 國父授意成立的，以發展廣西革命勢力，推翻陸、譚等舊桂系軍閥，澈底改造廣西為宗旨。君武先生那一天擔任大會主席，我開始接觸到他的言論丰采，他那時的年齡不過四十一歲左右，人望很好，我們參加開會的人都很佩服他。因為他以工學博士而兼長文學，以國會參議員做石井兵工廠的總工程師，是中國製造無煙火藥的第一個人，對軍火工業很有貢獻。他又是 國父手下的老幹部，於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國父就任非常國會在廣州選出的非常大總統時，他受命為祕書長。此外總參議是胡漢民（展堂）兼政治部長，伍廷芳（秩庸）為外交部長，唐紹儀為財政部長，李烈鈞為參謀部長，他們都是一時的俊彥。惟獨廣東省長兼陸軍及內政部長陳炯明，不免有一點軍閥作風，頗有野心做廣東的霸主，終於在民國十年打败桂系陸譚部隊之後，於民十一年六月，由他底部將葉舉率軍回粵，公然反叛，炮打廣州觀音山，焚燒大本營，國父被迫走海軍永豐艦上，使革命勢力受了一大挫折，廣州市成為恐怖狀態。我這時在廣東高師肄業，由於受大炮子彈飛過學校上空可能隨時爆

炸的威脅，為安全起見，我和幾位同學，曾冒險到大沙頭車站，乘廣九鐵路火車，逃到香港避難，現在回想起來，心中還有餘悸。

### 江心烽火傷心處

當國父命粵軍平定廣西之後，君武先生曾受任為廣西省長，陳炯明為廣西善後督辦，劉震

寰為桂軍總司令，國父則在桂林設立大本營，親率大軍北伐。不過由於陳炯明對國父的命令陽奉陰違，諸多掣肘。而陳部的驕兵悍卒，乘戰勝之餘威，對無辜的廣西平民採「報復」行動。據道路傳聞，他們會剝了許多人皮運回廣東，作為戰利品公開陳列出來，以誇耀於鄉里，像這一類的殘酷行為，當然引起廣西人的不滿。加以陸

、譚的殘部及沈鴻英等的勢力還未完全消滅，新成立的桂軍劉震寰部，戰鬥力不強，紀律也不大好，沒有能力維持地方的治安，以致羣盜如毛，到處發生搶劫案件，使我們真正想改造廣西的人士，感到非常地失望。原來劉震寰和我

是柳州同鄉，也是在柳州中學肄業的先後同學，他的部下，我的熟人也不少。他於民十二年，三年帶兵到廣州時，仍然做桂軍總司令，曾經托甘乃光兄示意，想要邀請我們幾個朋友替他辦一個報紙，向省內外宣傳，造成好名聲，準備他日回廣西主政的資本。我們幾個同學經



青年時期的馬君武（右）在日本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左）合影。

慎重考慮後，都「敬謝不敏」（退還他派給我們的「參議」聘任狀）。那時我的一位朋友後來的抗日名將、留法同學覃連芳（武德）兄，一度担任他的團長，也因政見不同而反叛他；並且暗中逃到我的母校來，由我把他掩藏起來，以免住在廣州市的旅舍很容易為劉部「檢查」旅館時所發見。我當時因為做母校學生貿易部的總經理，貿易部有幾個房間，是學校撥給我們用的，自成一特別區，舍監不管我們，警察也不會進來搜查，所以成為安全地帶。覃連芳在我校住了幾天之後，外面的風聲稍為緩和，他才化裝逃到香港，由香港到北京，寄給我一個白銅墨盒，刻字以為紀念，那也是變亂中一個插曲。（這個墨盒我一直隨身攜帶）。

且說君武先生在廣西省會南寧，當了幾個月的省長，由於時局的混亂，軍人的跋扈，軍紀的不良，盜賊的猖獗，交通的不便，財政的困難，省政府的命令，對南寧城外，已不發生效力，無法發展他改造廣西的抱負。他的得力助手周公諫做了邕寧縣長（？）也是一籌莫展，公諫的年紀比我大不多，他好吹牛皮，又好講究服裝，衣服上擦滿了香水，玩女人，自命風流名士。時逢國父受陳炯明的阻撓，擬改道北伐，同時因為梧州接近廣東，交通比南寧方便。於是命令廣西省政府，設臨時省會於梧州，君武先生奉令在南寧坐船，沿甬江東下，路過貴縣時，為叛軍俞作柏部亂槍掃射，他的如夫人彭玉蟾女士非常勇敢，以自己的身體翼蔽她的「省長丈夫」，終於中彈斃命，讓君武先生安全脫險。這件極端傷心慘目的

故事，使得他終生痛念不忘。

君武先生自此次脫險後，對政治十分消極，於是辭卸廣西省長，到上海及北京一帶，從事大學教育的工作，中間也擔任過什麼部長。直至民國十六年廣西籌辦大學，並先在桂林辦講學會，請他主持，他才再回到廣西，講學會所聘來桂林短

期講學的各地名流學者頗多，包括丁文江、陳鐘凡等。十七年暑假期中，講學會完畢，君武先生伴同丁文江到省內若干地區考察地質，路經柳州，我那時在柳州辦理黨務，兼辦柳州中學夏令補習班，主要是負責省政府出版的「新廣西旬報」工作，我們柳州各界趁這難得的機會，開了一個大會，歡迎丁、馬兩

先生，請他們分別講演。

### 迎丁講學

#### 起風波

爲着「迎丁」的事，在報上發表了新聞之後，南寧民國日報（省黨部宣傳部主辦）主筆任畢明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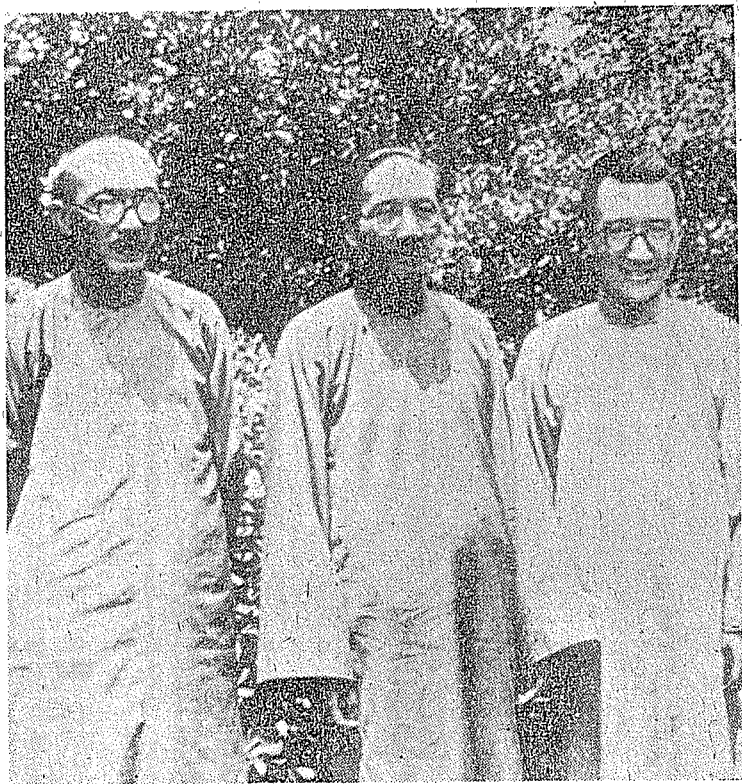
筆名「南蠻」，現任香港中國評論社社長兼工商日報主筆），曾發表言論，批評我們歡迎丁文江之不當，他認爲丁氏曾任孫傳芳手下淞滬市政督辦（簡稱淞滬總辦），逼害過國民黨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對丁曾下過通緝令。如今，事隔不過一年

餘，通緝令尚未正式取銷，柳州各界怎麼可以歡迎他呢？這番話說得也有一些道理。

但是我們如果不加以反駁或解釋，那不僅對不起丁文江，也對不起馬君武。於是我們在新廣西旬報正面提出答覆，理由是丁文江乃廣西省政府特地請來講學並查勘地質的貴賓，在桂林講演「廣西地質」這個問題時，一連幾天，聽衆都非常的踴躍，座無虛席，講堂門外和走廊上，都站滿了人，弄到陳鐘凡在對面的課堂講中國文學時聽講的人很少，只剩下「小貓三隻四隻」，這可見丁氏的聲望以及羣衆對他的熱誠和欽佩。這個絕不是什麼黨不黨的問題，因爲地質學是超出政治以外的一種冷門學問，但經過權威專家的專門研究以後，對開發礦產富國利民却是有相當關係的，我們在政治主張上雖曾經和他有歧見，但這是另一回事，而且已是過去的事了。

國民政府曾經下令通緝，但未見嚴格執行這道命令，事實上，丁氏早已在上海公開露面，政府並未派人捉拿他；這一回他從上海到廣西來公開講學，也沒看見有什麼人提出糾舉，難到省政府特地從遠道聘來的學者，由黨國元老馬君武陪同經過柳州，柳州人就不可以聽他講有關發展地質科學的問題嗎？

早在民國十一年，胡適之辦「努力週報」的時候，他和丁文江、蔡元培等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後來丁文江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死後的二十年，胡適還很用心的作一長篇的丁文江的傳記，對丁氏的學問和辦事能力，特別的稱許。他並且說了丁氏做淞滬總辦時間雖短，但已建立



馬君武（左）與胡適（右）蔡元培（中）在上海合影，時在民國二十一年。

了「大上海」的規模，從外國人手裏為國家爭回許多重大的權利。從胡適的這些話，可見稱許了文江的人的確是很多的，也可見得民國十七年我們在柳州歡迎他，並不一定犯了什麼大錯誤；如果一定說是錯誤的話，那錯誤是在廣西省政府（特別是教育廳），而不是我們柳州的民衆。

### 建設鄉邦至誠語

君武先生在那個歡迎會上給我們的講演，完全是站在國民黨人的立場，勉勵後進同志的話，他當時所講的問題是：

「怎樣去答總理出給我們的題目？」講詞的大意說：

「君武蒙各位歡迎，實在感激得很。回想民國元年時，因事經過柳州，在船上住了一晚



馬君武博士任廣西省長時的照相。

，即趕去桂林，沒有工夫上柳州街市，所以這同還可以說是初次。君武生長桂林，但是在廣西的時間很少。想起十多歲時，便離桂林，在外國十五年，直到民國元年承 總理的召命，回國幫忙一切，在外省時間很久。

……後來再到德國，民七到廣州，做孫先生的秘書長，民十桂系崩潰，做了九個月的廣西省長，因處境困難，軍人跋扈，無日不困處愁城，長吁短嘆。那時節每月生活費，只拿二百元小洋，不敢亂花廣西一分半文。但以才力不濟，終於隕越……那時在貴縣，差不多丟掉性命。終以各方不諒，一件事沒做成，而本人已灰心到極點，絕不敢再問政治。每天只是盡我的能力，多翻譯介紹幾部世界名著，同時力田稼穡，種植果樹，以報答社會。這樣弄了幾年，不料廣西當局要

派我到北京去做什麼代表。我於是又到了北京，做了兩年多的工業大學校長，由於經費支絀，不能維持，仍然回到吳淞，養我的蜜蜂，譯我的書，耕我的田，打算就這樣，了此一生。但是對於家鄉廣西，仍自有其慕念之情，我當時有一詩句：『一草一花是愛根』就是為廣西說的。君武對於家鄉，怎能學太上的忘情呢！此次廣西籌辦大學，乃君武平日素所主張，政府諸公要君武幫忙，當然是樂於効力的。這次回到廣西來，實在是很高興的一回事。」

在談過他和廣西的關係之後，就說到本題：

「我們剛纔向 總理遺像致敬，唸過 總理遺囑，看到四壁的標語：如『中華民族獨立解放』、『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都是黨裏面出給我們做的大題目，我們要作出一篇好文章來交卷才對。如果每天從朝到晚，只是唸題目、喊口號，那不能算是已經做好了文章，只算是交白卷，對不起 中山先生。要對得起 中山先生，我們必須切實去做，最後達到取消不平等條約，民族獨立解放，這才算得不交白卷。」

「我們知道：革命要得到成功，必須將國家制度改善、文化提高、建設完成，那才叫做勉強可以繳卷。天下哪有一個民族不下苦工夫而能弄得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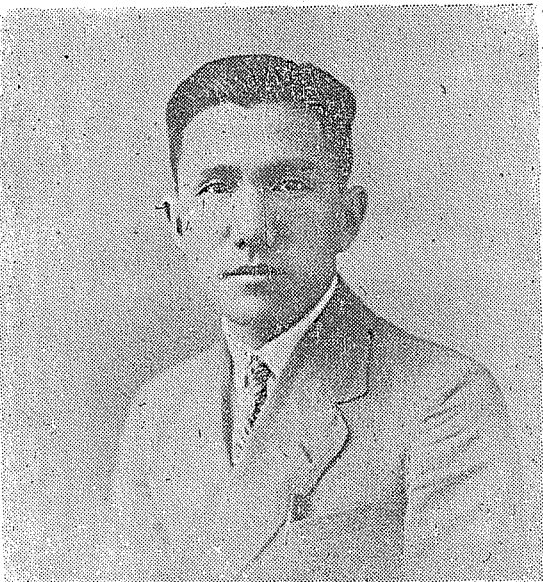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他舉了歷史上許多例子，如句踐復國、大彼得建設俄羅斯、威廉第一、俾士麥復興德國、日本明治維新，都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以作例證。因此，我們也必須埋頭苦幹，努力建設數十年，才可希望弄得好。若果這一代弄不好，下一代繼續努力去做，絕不是空喊口號，偶然僥倖可以做得到的。接着，他說到高等教育的重

要：

「譬如講種樹林、修馬路、辦教育，總得準備應用的知識，我們廣西，應得有較高等的學術研究機關。廣西當局決定開辦廣西大學，就是為着這個理由，以後當要本着這個基礎，繼續增高，一路發展下去，使大學能够成其為大。」

他又繼續說道：

「君武這次到柳州，心中有許多感想，一路在船上聽人說廣西地瘠民貧，難道真個貧瘠嗎？新疆蒙古一大片荒原，照中山先生說是最肥沃之地。……廣西現在的確有許多荒地尚未開墾，像這樣有良好土地不去利用，真是暴殄天物，對不起人類同胞的。……單講種樹，也是建設的一端，廣西至少有三分之一即七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因種樹而收獲很大的利益。我們溯西江而上，兩岸多是荒嶺，大雨一來，將黃泥沖下變成紅



本文作者謝康博士民國二十八年冬自歐洲回國時在桂林留影。

水，（康案：廣西有一條紅水河，由於紅土所造成），若干年後，泥沖完了，這些地方就要變成沙漠。這決非假話，是有地質學為證的。我們問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就可以知道，（這時丁文江在旁，點頭稱是）。現在廣西政府對交通事業，已極努力，建設應伍展空廳長精神尤其好，在這短時間，完成幾千里的公路，所缺乏者，樹林而已。我們要努力去種植，聯合公私團體，大家去種，子子孫孫，將來喫着不盡。」

說到開礦和修築鐵路，各種物質建設，都很重要。他以為教育事業也要力求進步，使物質和精神建設，均衡發展。君武先生提倡種樹，使子子孫孫，喫着不盡，同時提倡大學教育，正如同他後來桂林府第的對聯說：「種樹如培佳子弟」，其精神原是一貫的。最後他語重心長地勉勵我們說：

「今後要如何用人工去改造廣西，造成真正的「新廣西」呢？要從自己担負責任，準備知識、能力、決心，努力去做起。要每一個人都自己負責，幫助民衆，贊助政府，務使新廣西精神物質，各方面的建設，都能够得到成功。照這樣辦法，努力了二、三十年或四五十年，弄出相當的成績，那時節，我們對總理遺像說：『我們如今可以交卷了，教育現在進步到什麼樣，財政

有了辦法，交通和實業，人民生活，一切都有進步了。』那時候我們固然都很快樂，就是總理在天之靈，也必然莞爾而笑了。於是我們對總理可以無愧，對廣西可以無愧，對世界人類也可以無愧了。……

「以上所說，都要大家去身體力行，不是空唸幾句口號，可以交卷的啊。……現在君武謹以至誠，盼望各位贊助政府的工作，努力實現新廣西，發奮向前，貫徹始終，深望大家接納我這種誠意！」

這篇講詞，係從筆者主編的「新廣西旬報」第二卷第十二期摘錄下來的。它的內容從今日看來，已不見得什麼特別新穎的見解了，但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前，他老人家深體總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願望，明白指示我們如何答覆總理出給我們的題目，實在是懇懇切切也很適合實際的見解。一種愛鄉、愛黨、愛國的偉大精神，尤其令人感念。

### 錯失追隨好機緣

從這次會面以後，我不久就出國留學，直到二十八年冬天，我由歐洲回到桂林，然後在國立廣西大學的校長室，再和君武先生見面。他曾經請我到良豐西大演講，報告國際援華運動，並招待午餐，同時問我能否到西大教課。那時在西大任教的好幾位朋友，如董紹良、丁作韶、盛成、蘇雍雨、林東海、焦菊隱、閻宗臨、張清漣諸兄，都贊成我到西大，藉此可經常聚首，同時躲避空襲也比較方便。因為良豐距離桂林城四十餘里

，在西大校園內也有山有水有巖洞可入，風景清幽，曲欄水榭，有「大觀園」之稱。從前係西林岑公送與廣西省政府的花園，其後撥給西大，由梧州蝴蝶山遷來此處，作為新的校址。那時在抗戰中期，敵機時來「光顧」，桂林城廂居民及公教人員學生，白天多忙於走警報，人心惶惶，不及良豐的安定。馬先生和朋友们相勸的好意，我覺得應該可以接受。

可是，廣西省政府教育廳長雷沛鴻（賓南）、秘書長蘇希洵（子美，其後繼任教育廳長），和黃主席旭初，都主張我應該留在省政府服務，因為我曾經是本省官費留學生，照章非服務不可。他們所持的理由，第一、西大係國立，不屬於省政府的範圍；第二、到西大當教授，聽課的不過一百幾十個學生，影響不大；留在省府主持全省中小學校用書的編審工作或主持一個訓練中等學校師資的機構，則影響普及全省。執得執失，請我多加考慮。我說：如果省府堅持這個意見，我當然只有服從，但我怎樣答復馬先生呢？於是，雷賓南說：「我們替你答復好了。」就這樣，我做了兩個月的省政府編審主任，不久，就改派我主持「廣西教育研究所」的工作，兼辦了幾個「師資訓練班」，訓練出一大批的中學教師。因為那時陳立夫先生當教育部長，規定師範學院必須國立，不准廣西自辦師範學院或師專學校，於是我們就用教育研究所之名，實際上作師範學院的教育工作。半年後馬先生逝世，我們研究所的委員雷沛鴻、高陽（踐四）先後出任西大校長，從這一點看來，省立的教育研究所，竟然向國立大

學發展了。

二十九年八月一日君武先生以腸胃病逝世的消息，對我來說，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料不到這位一代哲人，竟然只活到六十歲，這一來我們國家社會的損失，未免太大了。我當時含着悲痛的心情，馬上偕同教育研究所的幾位同事，專車趕到良豐西大，看到君武先生的遺體，躺在校長臥室的床上，不覺愴然淚下。以後一連幾天，我常到良豐，協助治喪事務，出殯之日，連學生在內，有幾千人來送葬，墓地就在距離西大校門外一里多路的小山之麓，我們可以說：「這個追隨國父為黨國宣勞，為教育文化的進步，為本省和國家的建設，為民族尊榮及人民幸福，而勞神苦思，一生盡瘁於學術的人，現在在這裏長眠了；而他的偉大精神，永遠令人思念，他將是歷史上不朽的人物。」這幾句話，有點兒模仿南港胡適墓園裏的碑文，胡適是馬君武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擔任中國公學教務長時代的及門弟子，馬先生比胡氏長十歲，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廿二日馬先生六十壽慶，是年十二月十五，胡先生的鄉人替他慶祝五十歲生日，將他出生的那個續谿縣上莊村，改名為「適之村」。我們用什麼來紀念馬先生呢？現在在台灣，有王雲五、孫哲生、沈宗瀚、蔣彥士諸公所發起，而由他的學生農復會主任委員李崇道所主持的「馬君武博士獎學金委員會」，每年頒發獎金，給大學裏成績優異的理、工、農科的學生；這個獎金的發起，我和馬博士的另一個學生現任中國文化學院化學系主任的秦道堅教授，以及留台的若干廣西同鄉，都是

發起人之一。此外留在台灣的廣西大學校友會的通訊錄，將馬校長所題「國立廣西大學」這幾個字，用照相版縮小印在通訊錄的封面上，因為馬先生的字寫得很好，藉他的遺墨來紀念他本人，也未嘗不是一個辦法。

### 一草一花是愛根

回憶民國十七年，馬先生創辦廣西大學時，我出國；二十八年冬，我回國，先生仍担任西大校長，西大所以有良好基礎，是馬先生所建立的。在西大我雖未能追隨馬先生，引為生平憾事。但在馬先生逝世後不及六年，我到西大當訓導長（後改任文學院院長），那時西大校本部設在林南郊外將軍橋，以良豐為校分部，兩地相距大約三十華里，我每星期必到校分部一次，有時從校門外散步也會走到馬先生的墓園，特別是清明節或校慶日，往往率領部份學生，敬謁先生之墓，想起先生「一草一花是愛根」之句，率成絕詩數首，題名「廣西大學雜詠」（載拙著「瀛海集」內），這時距離馬先生初創校時，已二十年了。茲摘錄其中三首云：

一草一花是愛根，甘棠贏得植鄉園。  
樹人百載名山業，垂老殷勤教澤存。  
一溪春水潑林壑，幾樹相思憶昔賢。  
秀傑應鍾靈勝地，人文蔚起祝年年。  
幾番劫後認銅駝，筆路山林感慨多。  
駕水榕江懷往事，一聲鼙鼓一絃歌。

這詩中的第一首，完全是為懷念君武先生而寫的。第二首指良豐校園，有一條相思江和許多槩紅豆子的相思樹，使我們聯想到創校的賢哲，

也是指馬先生而言。第三首說西大初創立於梧州鸞鷲江畔，辛苦經營，以啓山林，其後在民國三十三年敵寇佔桂林，西大被迫遷貴州榕江，在戰亂中損失很大，但仍然絃歌不絕，勝利後遷回桂林，不勝感慨系之矣。

我和馬先生的關係，大致如此，和他的哲嗣保之、衛之兩位世兄，也都相識。衛之在桂林任藝專校長時，我和他頗有交往，也曾到過桂林環湖路他父親遺下的「以彰有德」的寓廬。這座西式樓宇，連同「以彰有德」的橫匾額，都是黃旭初主持省政的時候，送給馬先生的。先生晚年，很喜歡桂劇名伶小金鳳（尹曦），收為誼女，並偕同歐陽子倩等指導改良桂劇。有人看不順眼，認為風流缺德，於是趁黑夜中惡作劇，將橫額中的有字，挖去兩點，成爲「以彰有德」，就是沒有道德的意思。這個好事者又將馬氏所撰門聯，上下聯各加上四個字，成爲：

「春滿梨園」，種樹如培佳子弟，

「雲深巫峽」，下居恰對好湖山。

上聯添的四字，譏誚他捧戲子；下聯所添的字，是指他寓廬前榕湖的那一邊所靠近的城牆外面，曾經爲娼女所出沒的「風化區」而言；這種擅自改動人家住宅門聯來罵人的戲謔行爲，實在太過分了，這是先生晚年爲人傳誦的一件故事。先生逝世的第二年五月，我爲慶祝教育研究所普陀山豆芽巖前新屋舍落成，由焦菊隱兄介紹，邀請小金鳳、小飛燕等名角來演唱桂劇，大家都很高興，並不認爲有什麼問題。我的朋友彭襄（海庵，博士和小金鳳也很熟，常有往來，彭太太范新

瓊女士也一樣地高興看到她。我不知道這個擅改匾額的好事者的頭腦何以多烘到這個程度。據悉馬先生晚年有嬌妾服侍，對於小金鳳，是作爲自己的女兒看待的。

早幾個月，我有機會看到馬保之兄（他現任經濟部食品工業研究所所長，在新竹辦公），和我們談及他的父親創辦西大在梧州時的許多舊事和這位「苦博士」一生刻苦奮鬥、節約樸實、謹嚴治學的精神，可惜篇幅所限，這裏不能多述了。

總之，君武先生不獨是一個模範的學者、工程師和教育家，同時也是標準的賢父（兼有嚴父和慈父兩方面的優點）。

### 學究中西譯述多

馬先生中西學術根底都好，詩文詞和書法也很有名，譯著的書籍頗多，以民國八年出版，達爾文物種原始的翻譯爲最著名，而盧騷的「民約論」譯本似較差些，不及徐百齊譯「社約論」的後來居上。而馬氏用文言，徐譯用白話也有關係。說到生物的來源，似乎相當的神祕，以神造論和自然演化論兩說，最爲重要，相信創世紀的人，大都反對進化論，認爲它只是一種哲學思想，而非科學，甚至還是一個騙局。

如果在三百年前，有人敢於著書，說人類祖先，並非由上帝造成，那個人一定要受教會來審判和懲罰，燒掉他的書。但在十九世紀中期，達爾文發表他的「物種原始」，說現在生存的生物，都由前代生物產生，不能由無生命的物質自然發生。而人類的祖先，則和類似人的猩猩猴子同一

來源，而不同創世紀所說是亞當夏娃的後裔。這個學說發表之後，對世界各國影響非常之大。

中國方面，經嚴復譯天演論，馬君武譯物種原始之後也發生很大的影響。國父孫先生在孫文學說第四章裏說：「自達爾文之書出後，則進化之學，一旦豁然開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爲之一變，從此各種學術，皆依歸於進化矣。」但國父以爲進化之時期有三種：第一是物質進化，第二是物種進化，第三是人類進化。達爾文發明物種進化的原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但有些學者，將達爾文物種進化的原則，施之於人類的進化，他們不知道人類進化今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這種想法所以是錯誤的。換句話說，國父贊成生物學的達爾文主義，但是，他反對「社會的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共產黨的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就是不明白人類進化應以合作互助爲原則的道理。達爾文費了二十年工夫，寫成他的「物種原始」；馬君武經了十幾年工夫，把它譯成暢達的中文，對學術上有大貢獻，這兩個學者，都可以不朽了。

君武先生翻譯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僅有一冊共十二章，並非將原本全譯，於一九〇三，即先緒二十九年由西江歐化社出版，這書絕版已久，這個出版社，叫做「西江歐化」也很特別，顧名思義，可能是主張歐化的西江流域的人士或兩廣人所組織的一個機構。

君武先生曾立志遍譯世界名著，雖未能達成他的志願，但已經譯了不少。從他譯書所牽涉的範圍之廣看來，真不愧爲一個「洋博士」了！